



自敬言編

齊家類

孝友

孝友
卹親族

教子孫
居處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闔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

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父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爲學士擬封不父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女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

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女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端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大馬亦然待父母之大馬必異乎己之大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二年兄彥霄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
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
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
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
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
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
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
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
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子聞其事
於其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

江唐卿影響錄

村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
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
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
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備書以自資
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
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
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陰補官者數人
仍皆為之昏嫁

記聞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鷺白鳥之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水魚寒暑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請亦可捨。請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如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授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原件短缺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袷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必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往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

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中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波。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世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
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
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產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
之常忽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
豈可父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尉昭敏李斌
之為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 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
右文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寫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畏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艱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
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
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
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滄水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寔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糶以繼之行狀。

程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兒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
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
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
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楸。
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子
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
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之。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
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
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

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滙水燕談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奔所居
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

莊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

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

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

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它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

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

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二世為鄰矣。

忍弃之乎。命亟還翁居。亦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

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

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

撫南夏。非以即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

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堊秋風秋草

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丞相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二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

盛暑得苑七日室中無積薪亦履行之報也

接物類

交際 君了人邪附 樂善 敦育 厚德 報德 報怨 濟世 報

交際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
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為景仁傳其累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
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 神

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
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
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
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
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
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
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
扶風王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
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
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為進士以及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
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公復為
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
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
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忠不奮所憂者
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

公爲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疑同學。舍疑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疑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廉將。嘗爲舊任按察官。有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韓億布衣時。與李原靖公同遊。止一椽同寢。一日分

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餽戲云。又思肉味。請看早訪。父趙公有女。遂與議親。既過。道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原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億本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家第。授許州長社縣丞。廉自控。事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

與之水火。其後皆至。其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其奏。朝廷以鼎臣即欲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與鼎臣妻取別。鼎臣妻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妻既為汝還之。汝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語。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京火焚之而去。

范公與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曾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稅。墓誌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種菜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友。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改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方道理出來

韓魏公嘗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竝用則小人必勝董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

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千岐萬轍
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
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
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已怨
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
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處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校之則
自小矣人有非毀當但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已
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
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
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應明之以照小人之欺然
每愛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
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節孝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
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
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甚言常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及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

治亂之本 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 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 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諭明日 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隕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弔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始遺表

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
世莫知其所以然者也 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

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聞見錄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執旣對面

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 上意嚮納劉

諫序公文集云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
石邪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

不識安石也因上疏極論其畧曰夫君子小人之分在

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

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陛

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

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

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

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 陛

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

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

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

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

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

平施設變化唯 陛下號令之而已行實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別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爲陛下思之。如富弼之忠厚。文彥博之器度。呂公弼之純粹。陳升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郯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靜。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置在朝廷者也。如甲之疆塞。如乙之根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毒賊。宜異四裔者也。當國浸不悅。行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兵革。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溫公曰。錄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干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鷲鳳與鳩鳥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 仁廟議配鄉濬議皆與所公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冠立朝天下聞
一善事皆歸之曾公未必盡出曾公也聞一不善
事皆歸之曾公未必盡出曾公也蓋天下之善惡
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樂善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晏元獻公殊爲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
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鄒公浩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
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
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察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
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
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
矣。人皆可以爲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
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
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

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行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
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言。喜甚。已出。至有所不可
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
之終身者。有能獲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
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
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獻呂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
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

飾傳教及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
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難問之有
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
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成腹
言儘人忤逆終不怨便是好處

朱氏遺書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劉彝執中往從之學
者數百人彝為高第九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
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
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音與王安石孰優彝
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
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
臣父子仁義禮樂盡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
傳集書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
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
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為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追數十輩。其
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
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
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
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
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
之本也。治己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脩身之資也。
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
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
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

立時刻。徃徃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不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徃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齋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獲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徃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以致。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寶諫議禹鉤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
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
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
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
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
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
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
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
年以報其遺德。

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

神道碑

三

